



192.84/1



邵焱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个有魔力的字



库存书

期 预 表



一个有魔力的字

(苏联儿童文学作品选)



谢·奥谢耶娃等著
邵 森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268273

责任编辑：何群英

装祯设计：王金泰 姜吉维
高 燕 任建辉

一个有魔力的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2.5 插页 1 字数 35千

1983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书号：10247·185

定价：0.2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苏联儿童文学短篇小说选。三个陌生的孩子碰面了，他们互不了解，甚至还想作弄对方，但在激流的小船中，他们建立了友谊；有一个小男孩，他为得不到周围人的爱而苦恼，一个老爷爷告诉他一个有魔法的字，当他使用这个字以后，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和谐了；还有一家人，哥哥是信箱的管理员，可是得到表扬的却是妹妹……这些事都很平常，它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作者却写出了不平常的意义，告诉我们怎样作才是对的。小朋友，如果你想知道那个有魔法的字，知道妹妹为什么受到表扬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事，就请你翻开这本小书。

序

在儿童时代我们受到的教育，往往会对我们的
一生发生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非常
重视从小培养少年儿童具备社会主义的公德，把这
看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我们希望文艺界
和出版界的同志们多写多出对少年儿童有益而又为
他们喜爱的书籍，我们也希望翻译界的同志们多向
孩子们介绍一些优秀的外国儿童读物。现在摆在我
们面前的就是一本苏联作者的儿童文学读物选。我
愿把它比喻为文艺大花园里的一朵小花，请孩子们
来加以观赏。

我认为这本书对少年儿童是有益的，因为它通
过一些平凡的小故事教育孩子们培养热爱劳动、讲
究文明礼貌等等优秀的品质。维·奥谢耶娃写的《一
个有魔力的字》就是一个例子。她告诉孩子们对周

国的人讲话要用“请”字，只有学会尊敬长者和周围的小朋友，才能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好孩子。现在我们大力提倡文明礼貌活动，在全国青少年中深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要求塑造下一代人美好的心灵，而提倡使用礼貌语言，例如“请”、“谢谢”、“对不起”之类，正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言为心声”，美的心灵要用美的语言来表达，而美的语言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美好和谐的关系反过来又促进美的心灵的丰富和完善。这些道理在奥谢耶娃的作品中是有所表达的，孩子们读后当然是会受到教益的。

过去俄语文学曾经对我国的现代文学产生过有益的影响，今后我们仍然可以从俄语文学中取得借鉴。所以我认为苏联作家的作品在我们少年儿童文学盛开的花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件好事。邵焱同志把这本书的译稿送给我看，我因此写了这篇短序作为介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陈昊苏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九日

目 次

序.....	陈昊苏 I — I
玛露霞和她的新伙伴.....	叶·什瓦尔茨 1
一个有魔力的字.....	维·奥谢耶娃 22
草地上的早餐.....	阿·穆萨托夫 31
信 箱.....	雅·苔茨 44
醒 悟.....	阿·盖达尔 57
怎么办.....	维·奥谢耶娃 61
斗 鳌.....	尼·波格丹诺夫 65
脚 印.....	尼·波格丹诺夫 69

玛露霞和她的新伙伴

叶·什瓦尔茨

I 玛露霞的妈妈进城到爷爷家去, 因为爷爷生病



了，她没带玛露霞去，而把玛露霞寄放在留德米拉·瓦西里耶夫娜家一整天。

留德米拉·瓦西里耶夫娜的两个儿子——谢辽沙和舒拉，一看见玛露霞，就交头接耳，喃喃咕咕，并吃吃地窃笑。

“行了，别再嘀咕了！”留德米拉·瓦西里耶夫娜对他俩说，“这是你们的客人，跟她一起去玩儿吧。她是个好姑娘。”

弟兄俩哈哈大笑着到河边去。

玛露霞——紧跟在后面。

到了河边，谢辽沙招呼玛露霞说：

“哎，你干嘛站在灌木丛里？到这儿来吧！”

“她怕水，大概患恐水病吧。”舒拉说。

玛露霞什么也没说。她走出灌木丛，拾起一块小石头，把它扔在沙土上，就开始单腿儿跳着，踢着它玩儿。

“看哪！”谢辽沙惊奇地说，“她不说话。”

“她是只小鸟，而不是人！”舒拉哈哈大笑着说，“光在沙土上跳。”

玛露霞仍然什么也没说。弟兄俩又嘀咕了一阵，而后，谢辽沙走到她面前问：

“你识字吗？”

“认识。” 玛露霞答道。

“这是什么字？” 说着，他在沙土上画了个“0”。

“这是字母 ‘0’ 。” 玛露霞说。

“去你的吧，这是零！” 谢辽沙说。

“不，是 ‘0’ 。”

“不，是零！ ……你会游泳吗？”

“会。”

“在我们这儿你可不敢游。”

“为什么？” 玛露霞问。

“这儿有一种活的鬃毛。” 舒拉向谢辽沙使了个眼色答道。

“这个 ‘活的鬃毛’ 是什么样子的？”

“非常粗鲁，有一点发黄。在水里游着、旋转着，象个小螺旋钻似的。你从它身边游开，可它紧紧跟着你；赶上你，就钻进你的脚后跟……这样你就整整一年不能走路。即使能走两步，也只能躡着脚。”

“那你们怎么还游泳呢？”

谢辽沙想了想说：

“我们整个夏天打着赤脚到处跑，脚后跟变得象石头那么硬，它钻不透！”

玛露霞看着这弟兄俩，想弄明白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但是很困难。看——他俩正用圆圆的眼睛平静

地望着她。他们的眉毛是白色的，眼睫毛也是白色的，鼻子上长着一些雀斑。谢辽沙掉了两颗牙齿，在那儿已经开始长出新牙来了，而他一直在用舌头舔它……



“干吗你这样盯着我们俩？”舒拉问，“你疯啦还是怎么的？”

“我要回家去了。”玛露霞说。



“别说那些荒唐话了！”谢辽沙喊道，“你坐到小船上去，咱们打仗玩儿。你当白军陆战队。这就是说，你的军舰要在我们岸边停靠，你要从这儿登陆。而我们将从灌木丛里跑出来歼灭你。”

玛露霞想了一想，冷不防那么一下子，把谢辽沙推倒了。然后转身就跑，坐到小船上去了。

“可得走近一点，强盗们，”她说，“我要用水泼你们啦！”

“好你的！”谢辽沙喊道，“来，舒拉，从旁边绕过去。逮住她！把她带走！咱们教训教训她，让她见识见识！”

玛霞露在小船上转了个身，去拣扔在向一侧倾斜的船底的一个罐头盒；突然，她惊恐地发现，这只小船



已经脱开了系船桩，开始摇摇摆摆地漂游了。

当弟兄俩猛然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一下子惊得呆若木鸡。玛露霞也一动不动地站在小船上，看着他们俩。

这时，小船已漂过河的中心，并顺流而去。

小河并不宽，但水流很急。没等弟兄俩醒悟过来，霎那间，玛露霞已经接近转弯处了。她没有喊，也没有哭，而是平静地看着他们俩，就这么漂走了。这时，突然一股怜悯之情涌上谢辽沙的心头，他十分怜悯她，以致对舒拉喊叫起来：

“都是你干的好事！”

说着他便开始脱衣服。

“为什么是我？难道你疯了不成？”舒拉低声说。

“唉，现在她要被弄到远远的、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快跑，去把船桨取来。然后你沿着公路跑到桥上



去，在那儿等着。小河是弯弯曲曲的，而公路是笔直的。你就在那儿等着，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从桥上把船桨扔给我们。”

谢辽沙脱光衣服，往上提了提蓝色的短裤，就跳下水去。

“别向妈妈泄密！”他在水里喊了一声，便象爸爸熟悉的一位游泳家教他们的那样游起来——保持着均匀的呼吸，侧着身，飞快地前进。

舒拉在一分钟以后已经扛着双桨沿着公路飞奔而来。熟悉的人们都从凉台上或小花园里喊道：

“你到哪儿去？”

“发生了什么事？”



“看哪，舒拉扛着双桨沿着公路飞跑。舒拉，站住！”

但是他谁也不理，脚后跟使劲儿，飞一样地奔跑，只有他卷起的尘埃在身后盘旋。



舒拉大踏步地“飞”上了桥，才站在栏杆边喘一口气。他目不转睛地朝上游看着。湍急的、黄色的河水流到桥下来。舒拉看着看着——陡然，在他面前出现了幻境：河水原地不动了，而他随着桥飞快地向前

游去。他是多么高兴啊！

他把胸膛紧贴在栏杆上，游啊，飞啊。过了一会儿，他甚至低声地命令道：

“往右！往左！别挂在灌木丛上！对！”

直到一辆卡车忽然从他身旁飞驰过去，舒拉才转过脸来看见了汽车。当他再回过头去向下看时，桥梁屹立着，而河水在流淌。于是，舒拉一下子又想起来这儿所发生过的一切。他忧心忡忡地望着远方：既没有小船，也没有谢辽沙和玛露霞。

舒拉把双桨放在桥上，跳下水去，又爬上来，从这头跑到那头……时间飞快地过去。太阳高高地升起来了，正好晒着他的脑袋。他的腿肚和脖子也被太阳晒得开始不停地脱皮。

这是怎么回事？玛露霞在哪里？谢辽沙在哪里？

“谢辽沙！”舒拉小声地喊着。后来他咳了几声，便大声疾呼起来：“谢—辽—沙！玛—露—霞！……”

没有回音。只有灌木丛里什么在沙沙作响——大概是蛤蟆在跳呢。舒拉又跳下水去，突然，他发现水面上有一个什么小小的东西在摇荡，离桥越来越近了。

舒拉撕了一根长长的枯树枝，钩起这个小小的东西，拽到岸上，拿到手里一看，啊？他的心哪，

深深地被刺痛了……

这是一顶小小的红色的帽子。呵，这是玛露霞的小红帽。肯定是玛露霞的！看，在侧面还有一个墨水点呢。他真想问问玛露霞：“你这个小疯子，在帽子上写什么呢？”但是，来不及了……

舒拉慢腾腾地爬上桥来，坐在栏杆上。

玛露霞和谢辽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他们已经淹死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